

一边是悬崖,一边是深渊,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,下意识地吊紧把手,身体往车一侧倾斜,似乎只有这种姿势,才能避免翻下悬崖的可能。

惊回首,离天三尺三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二十二

□黄俊生



马古道”,从昆明出发,经过大理、丽江、香格里拉、德钦,进入西藏芒康、波密、林芝、拉萨;

丙察察滇藏西线。从大理北上,在怒江和高黎贡山之间接续318国道,因自云南丙中洛进入西藏察瓦龙和察隅,故称“丙察察线”,这是条观景与探险交融的线路;

中尼公路。是西藏唯一一条国际直通公路,从拉萨经樟木口岸直通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。而219国道新藏线,穿过昆仑山、喀喇昆仑山、冈底斯山、喜马拉雅山脉,翻越5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、16道冰山达坂、44条冰河、数百公里无人区,平均海拔4500米,是世界上毫无争议的天路。这条路,比戈壁荒凉,比月球寂静,却有着无比雄浑的奇丽风光。

在天路零公里处,我们兴奋地与里程碑合影留念,想起新藏公路上一段著名顺口溜,“行车新藏线,不亚蜀道难。库地达坂险,犹似鬼门关;麻扎达坂尖,陡升五千三;黑卡达坂旋,九十九道弯;界山达坂弯,喘气真是难”,心里忐忑不安。又想起“老驴子”的豪言壮语“班公湖里洗过澡,界山达坂撒过尿,死人沟里睡过觉”,心里又充满期待。

不过,未曾想到的是,我第一次横下心踏足西藏雪域高原,是站在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山口眺望国门时决断的。那里,海拔将近5000米,我却没感到不适,这无疑给了我很大信心。

于是,我的西藏秘境之旅,就从新疆叶城县219国道新藏公路零公里里程碑处启程。时间:2013年10月13日;驴友:老木、水哥、老龙。

西藏处于“雄鸡”版图小腹部位,是人类最后一块圣洁的净土。进藏的线路有许多条,但真正可通车的通常只有八条,分别是:

318国道川藏南线。从成都出发,途经翻越十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,越过大渡河、雅砻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,被誉为“中国最美景观大道”;

318国道川藏北线。起点成都,在西藏那曲与109国道接线,这条线荒凉而开阔,寂寞而自由,淳朴而粗犷,少数民族风情浓郁,人文景观丰富;

109国道青藏北线。与青藏铁路平行,起点在西宁,中途翻越海拔4600米的昆仑山、5320米的唐古拉山等垭口,途经可可西里,跨越沱沱河,风景变幻无穷;

唐蕃古道青藏南线。始于西安,经过西宁、玉树、类乌齐,接317国道到拉萨。当年,文成公主从唐蕃古道西下,去拉萨与松赞干布联姻,松赞干布等不及,顺唐蕃古道东进,至青海倒淌河把文成公主接到手;

214国道滇藏东线。是条“活着的茶

还有什么好说的,理解吧。好在只等了六个小时,道路放行了,半个小时后,我们进入库地达坂盘山路,立即明白了“鬼门关”的含义,理解到封路的理由。

库地、麻扎、黑卡,并称新藏线上最艰难、也最危险的三个达坂,“风吹石头跑,氧气吃不饱,六月雪花飘,四季穿棉袄”。满眼都是金字塔形山体,崇山峻岭,怪石危崖,砾石遍野,寸草不生,满目苍凉,令人望而生畏。我们的车轮碾压在砂石路面上,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,深渊一侧,有的路段悬空或半悬空,又没有路牙和标线警示,车轮不小心靠得太近,就有压塌路面侧翻下去的危险。在我感觉上,路一直在向上、向上,拐弯、拐弯,无尽无休,似乎从人间一下子升上天堂。远处的灰褐色岩石与近处黄褐色岩石,互相扭结交错,彼此之间呈现力的较量。像巨蟒一样在深涧峭壁中缠绕起来的“搓板路”“弹簧路”,充满狂野与狰狞气息,越野车颠簸跳跃,心脏几乎从喉咙里弹出来。

翻过库地达坂三十三道弯和九十九道拐后,汽车喘着气爬上麻扎达坂,居高临下回头观望,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,盘山路像粗粝的麻绳,缠着一个个山体,一边是悬崖,一边是深渊,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,下意识地吊紧把手,身体往车一侧倾斜,似乎只有这种姿势,才能避免翻下悬崖的可能。据说,这里每年要滚下去四十辆车,十几个人遇难。

天空开始飘雪,气温下降到零下,海拔陡然上升到接近5000米,后脑勺和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。昏昏沉沉间,我看到了河,河不宽,水很急,这大概就是叶尔羌河。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正源,从喀喇昆仑山北麓汇集了涓涓雪水,顺流而下,最后汇成湍急的塔里木河。麻扎垭口三面都是雪山,白云依偎着白雪,一个个冰川,如飘拂在灰褐色大山上的白胡须,喀喇昆仑山主峰、8611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,在云层间若隐若现。

深山里,天黑得早,一段下坡路后,还没到麻扎兵站,天就完全黑了。风雪交加,四野茫茫,但我们心里都很明亮,经过这段路程后,我们会把“命”看得很淡,把“生”看得很宝贵,在以后的岁月中,珍惜生命的一点一滴。

我们犹豫了,是继续前行,还是掉头返回,这是个问题。老木把车开到戈壁滩深处,企图偷偷绕开检查站,被发现追了回来,气得警察把我们车牌照都撕了。一位佩中校肩章的军官慢声慢气地向我们解释说,库地达坂到三十里营房路段很险,道路事故频繁,前几天,两位小战士驾车,拐弯时避让老百姓车辆而翻下悬崖,连尸骨都找不到,两条鲜活的生命啊,让我们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呀!请理解吧,也是为你们的安全着想。

冬天的时候,別人家的棟树站在田野上,远远望去,很像一株大盆景。这时,我想起爸爸说过的“棟树头上晒真經”的事。棟树的树冠,很美,很匀称,能够晒得住书。

他们没告诉我,就把棟树剗倒了。我像自己被砍了一只手一样的难过。我坐在前院,一个人。想象他们使短鍔用力剗在棟树根上的样子,我哭了。到底他们剗了多少次,在它的根上?一棵树跌倒了,再也爬不起来。只留下一个坑。很快这个坑也会被新的泥土填满。仿佛这棵树,从没在院落里长过。

我想起爸爸给我说过宰牛的事。说到最后,爸爸的心充满了怜悯和柔情。为什么轮到树身上的时候,爸爸就没有了对牛的那种怜悯和柔情呢?唉!一棵树,怎么可能生来就是为了被打成家具呢?我不想告诉爸爸,他砍掉了从小陪我长大的树,我也感觉到疼痛。

我的棟树,高高的,笔直。有腿子把粗了,黑色的树皮,泛着青光。“九棟三桑一棵槐,要用黃杨转世。”爸爸这样跟我讲,是说棟树成材快。它确实很快,妈妈把晾衣绳扣在它身上,绳子都陷进去了。不过,妈妈每年都会解开绳子重新扣,她也知道宝贝我的树。

一个人,一棵树。出生,成长,枝叶交互。真奇妙呀!正好那一年我出生,正好我爸爸栽了一棵树。正好我学会了自己吃饭,

不再跟我说:“看!你的棟树多么壮!”

我的棟树真的很壮了,它特别肯长,撑得皮都裂了很多口子,打一张桌子绰绰有余。爸爸喊舅舅来说要伐树的时候,根本早就忘记,它是我的树。这种事我怎么好跟爸爸讲?我是小学老师了。我想要一张书橱,妈妈给我去木匠家买了。棟树他们说不想给我用,因为棟树叫苦棟,是苦的。

我很不想他们伐树。宁愿家里没桌子。也宁愿自己没书橱。可他们还是把它剗倒了。我的心,很疼。除了疼,我也没别的办法。毕竟我都已经工作了。我不好意思跟爸爸撒娇,说我的树就让它一直长着吧!掉了几滴泪,写了一首诗,我在渐渐地忘掉这件事。冬天的时候,別人家的棟树站在田野上,远远望去,很像一株大盆景。这时,我想起爸爸说过的“棟树头上晒真經”的事。棟树的树冠,很美,很匀称,能够晒得住书。要是别的树,恐怕就晒不住了。

舅舅把棟树打成了桌子,放在明间屋。

来人,吃茶,讲经,谈谈话儿,都在这张桌上。

我有时会绕行,有时却靠近它。仿佛它

并未死去,也不曾离开。我能感受它活着的气息。摸它的纹理,像摸一个亲昵的人皮肤。一棵树倒下了,一张桌子站了起来。有时还是那棵树,有时却只是一张桌子。



摇滚精神实际真正要表达的是“自由选择”,或者说,任何艺术的生命力来源之一一定是“自由意志”。

摇滚精神

□维惠



今天我们聊一聊 The Beatles(披头士)。

披头士在中国终于有版权了。从1960年出道,63年发行第一张专辑,时隔五十多年,披头士乐队全部作品首次通过合法渠道登陆中国。

当我们说起中国摇滚时,我们说的是崔健,是万能青年旅店,但不是五月天和华晨宇。前者与后者间有极本质的区别,即使后者的歌卖得比前者好。没错,我不打算抨击“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”,虽然我的确这样想过。

摇滚算什么,披头士算什么,平克·弗洛伊德算什么,齐柏林飞艇算什么,不就是音乐吗?中国人怎么做不出音乐呢?荆轲在易水河边唱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腔调太摇滚了,比披头士早了两千年,高渐离的筑一曲弹毕,够约翰·列侬投胎转世几十轮。你看,我说的是“摇滚精神”。脱离精神的艺术都是行尸走肉,好比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级趣味都是空中楼阁。前者不难理解,后者其实表达的是差不多的诉求。要把艺术搞得高山流水,闻者动容见者落泪,却半点屁屁见不得,繁衍是肮脏的,死亡是腥气的,这样说来尘世间重要的事不如下水道的死鱼,能放在阳光下曝晒的只有轻飘飘的琐事,生命不可承受之轻。

披头士的出现为摇滚乐在技巧、理念与风格上带来了诸多创新,伟大的披头士,重新定义摇滚乐队的披头士,然而所谓“重新定义”不正是自由意志的体现?摇滚突破了创作手法的限制,逐渐成为拥有无限可能的音乐乐类。

崔健老了,万能青年旅店来自90年代,也不年轻了,一年不知道能卖出几张唱片……依此类推。五十多年后的现在,我们需要“The Beatles”们再次提醒“摇滚精神”缺失的这一代人,曾经的我们是如何被这些旋律唤醒和拯救,如何意识到艺术和生活里还藏有多少可能性,多少有趣的人和事。再漫长的黑夜都将过去。

没有诗人的棋盘与灯花,我在幽幽暗暗的音乐中敲击键盘。期盼所致的兴奋,一点点冷下去,直至索然无味,也怪不了谁。

夜听梅雨

□江 徐



住在城郊,日子就过得接地气。

进入梅雨时节,整个世界就像被一只家猫伸出舌头,在手掌心一舔一舔,湿嗒嗒,黏糊糊,微温又清凉。雨歇的片刻,可以听取蛙声一片。

一入夜,天不动声色就黑了下来,雨往往在这个时候停歇,然后蛙声蜂拥而至。听起来,窗下仿佛有一方池塘,落了一天雨,有点浑。池水上涨,几欲溢出,灌进庄稼地里的沟沟渠渠。养了一池塘的蛙。那些蛙,叫嚣得很,齐刷刷不约而同地,昂首挺胸地,呱呱呱,呱呱呱。白天到来,它们不知缩到了哪去,一只都不会让你瞧见。

事实上,窗外并无池塘。窗外有的是邻居种的茄子、芸豆,正开紫色的花;土豆的花有点像水仙;橙色丝带打成蝴蝶结的番茄架,架子下的小番茄犹如婴儿般一天一个样地疯长。

每年梅雨季节,我都会想起赵师秀的《约客》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赵师秀在等何人?此人又为何有约不来?这些疑惑,已不得而知。

雨,已不再是那时的雨,蛙,也不再是那时的蛙,闲敲棋子落灯花的生活场景更是遥远得犹如童话。有人认为,“敲”字乃点睛之笔,静中取动,刻画了诗人等待朋友而不至的烦闷与焦躁。

对此,我不能苟同。雨一天到晚,没完没了地下着,瓦楞片片,雨声沥沥。谁若在梅雨时节蜗居乡野外,谁便知道,白天下雨时,蛙根本沉默不语。

遥想彼时赵师秀宅了一天,坐了一天,等了一天,友人最终放了鸽子。作为等待的那一方,从起初的有所期待,到后来的百无聊赖,从早晨的正襟危坐,到向晚的漫不经心。即便失望,也未必有多大吧?

这样的天气,你来或不来,都是一样的喝喝茶、翻翻书、发发呆、睡睡觉,又能做些别的什么呢?正如李清照所言,枕上诗书闲处好,门前风景雨来佳。也算是另一种良辰美景,不可辜负。你来,无非多了个人扯会淡、下会棋。更何况,

明月清风本就属于一个人的事。

然而,恰似家家梅雨、处处池蛙,人被丢至世界一隅,回头看看,简直寂寞得要死。有一年,梅雨来得格外早。五一放假,雨开始下起来。我孤身一人,从学校回到老屋。记忆中,雨从早下到夜,从昨天下到今天,又下到明天,成为那几日的常态。没有手机,没有朋友圈,没有24小时不断线的wifi,只能从翻找旧物中自寻乐趣,或者认真刻苦地写几段文字,孤芳自赏,又或者看着窗外的雨发一个天荒地老般的呆。雨落在门前水泥地上,激起圆圈,翻着水泡。我心血来潮地煮了一碗红烧肉,安慰自己。

回想起来,那时也是百无聊赖,假若敲一枚棋子,也会打破陋室冗长的沉默,泛起涟漪。只不过,我并不会下棋。年岁增长,胆子反倒变小。再叫我孤身一人,幽居乡野,撇开梅雨时节无可逃避的闲愁,单单是害怕鬼神这一条,断然也会很胆怯了。

有一年,与一个人有所往来。对方只是说,会来。我便等着,不回复,亦不追问。同一首歌曲,循环播放一遍又一遍。对方说,“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”,这歌词写得多好。而我却钟情于“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分之一”。夜越来越深,虽然没有语言,我已清楚,终于被赠一场落空。只是,在等待的过程中,你不来,我又怎愿睡去?

没有诗人的棋盘与灯花,我在幽幽暗暗的音乐中敲击键盘。期盼所致的兴奋,一点点冷下去,直至索然无味,也怪不了谁。

有人说,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,其实已暗示了对方有约不来的缘由。

天青色在等雨,赵师秀到底在等谁?你爱来不来,我且闲敲棋子,自娱自乐罢了。这种闲情,跟“晚来天与,能饮一杯无”读上去异曲同工。

这让我想起张爱玲在一部小说开头的内容:“雨声潺潺,像住在溪边,宁愿天天下雨,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。”且不知写下这句话的人,期盼中是否怀有忧怨。毕竟,爱到深处情至浓,别说天天下雨,即便雨横风狂,即便天上下冰雹落刀子,都拦不住迫不及待急于相见的欲望吧?

棟树

□低眉

正好它张开了自己的树荫。我坐在树荫下,棟花落下来,不声不响。飘在空中,慢悠悠,好像时间停在了空中。棟花落在人的头发上,好闻得不得了。这么的安静,梦一样。

“棟花飘砌。蔌蔌清香细。梅雨过,萍风起。修竹畔,疏帘里。歌余尘拂扇,舞罢风掀袂。人散后,一钩淡月天如水。”长大以后,我读到这首词,觉得有前两句就够了。“棟花飘砌。蔌蔌清香细。”多么安静,多么慢。

“棟树头上晒真經。”爸爸对我说着这样的话。我问:真经为什么要晒?为什么要晒在棟树头上?爸爸不回答我这些问题,只给我讲唐僧取经的故事。他说如来佛给唐僧的经一开始的没有字。后来又给了有字的经,被沙和尚挑散了,弄湿了。在棟树头上晒干的。

我去上学堂了。我的树,有碗口般大了。渐渐地有盘子般粗了,身上的皮又糙又皱。小学毕业我考了全丰利区第一。我的棟树,树荫现在有几个筛子那么大,盖住了整个场院。家里在前院起了新房,我仍是在后院的树荫下睡午觉。睡完一个暑假,我就去丰利中学念书了,寄宿。一个星期回一天。打这开始,我就没多少时间注意我的树。

我去上学堂了。我的树,有碗口般大了。渐渐地有盘子般粗了,身上的皮又糙又皱。小学毕业我考了全丰利区第一。我的棟树,树荫现在有几个筛子那么大,盖住了整个场院。家里在前院起了新房,我仍是在后院的树荫下睡午觉。睡完一个暑假,我就去丰利中学念书了,寄宿。一个星期回一天。打这开始,我就没多少时间注意我的树。

不注意不等于心里没有。唉。我师范毕业了,没能继续念书,国家分配我回乡下,做小学老师。这是十九岁时候的事。妈妈